天元歷理全書

天元曆理全書卷之八　考古之二

北海成懋寬先生鑒定
嘉興徐發圃臣著輯

斗建差法考上（六經本有歲差）

漢儒箋疏，宋儒集註，有功於經術鴻矣。獨是三代曆象，從無考究，皆為劉歆三正所悞，以致六經歲月時令，牽多謬解。然前占歲月時令之謬，猶可置而勿問，惟行夏之時，謨註行夏之建，遂令二千年天象不合，曆法不正，不可不辨也。竊考斗建之說，六經無明文，唯古曆象一

十七十一月日食日辰在申司歷過也漢書謂建申之月蓋以辰卯建耳又梓慎日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都未嘗言建史記歷書曰昔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又曰正不率天又不繇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索隱注曰古歷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唯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爲十一月

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發揆夫所謂古歷建正作於孟春

者言歷以斗建爲正必始於孟春也蓋春爲歲首百王

所同未嘗謂孟春必建寅亦未嘗謂建寅之月必屬孟

春故曰正不率天天又不繇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要知

建以順率天象天象有變遷則斗建不得不移矣正以

率由人事人事必首春則孟春爲不可易矣二者一從

天一從人交相爲用建可移而月不可移正朔可改而

時令必不可改原有歲差之理在故王者受命必慎始

初改正朔歷年既久天象差移不得不改斗政有德刑

五行禪代不得不變皆本于差自古歷數所推故曰推本

天元順承厥意天官本屬龍門世職其傳必有所自特文句簡古義復精晦註家皆魏晉人但知劉歆三正循環之說不求天象謬增建寅建子等解皆非龍門本意武帝元封七年詔御史大夫兒寬議正朔寬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法觀此兒寬之不信三統不執夏時明矣故史稱寬明經術蓋漢世仲冬黃昏斗建

已入亥孟春原非建寅而時人執于夏時非天地四時之極則故寬謂徧陋不能明不欲顯斥之也然則三統之疑秦夏時之說所在漢儒已知之蓋夏時者以春為歲首也魯史正月日南至乃仲冬之月而書春非天時之正故夫子曰行夏之時非謂月建也月建本乎天象安所謂人生于寅之義乎今以竹書紀年推唐堯至今凡三千八百年堯時冬至日躔虛七度今冬至日躔箕三度已差六十餘度日躔差六十餘度則斗建差二舍矣大約二千年斗建移一舍堯時冬至黃昏斗杓建子孟春恰好建寅故夏時建寅秦漢之際去堯千九百年

孟春已建丑故秦以十月爲歲首者即正朔也即周正朔仲冬之月仲冬建亥則孟春建丑矣改正不改月改建不改時實得古法之遺而漢人不解謬以改月爲改正以斗建爲夏時于是三代聖王之制盡被誣妄天道曆象之原恣其假優蓋由不知歲差之故也竟不悟歲差之理具在六經龍門史氏顯有其法經史若合符節諸儒不肯信從而爲劉歆所妄良可浩歎龍門氏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原未嘗有改月之說元封改元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亦未嘗有日在斗牛之文班

氏律曆志。全用劉歆三統譜爲之　天牽牛建星。謂
漢太初曆。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爲上元。至漢太
初元年丁丑。復得甲子冬至。其日亦在牽牛。總由不知
歲差之理。執牽牛爲冬至常星也。至漢季劉洪。始覺天
象原有差數。亦未能定法。宋祖冲之。始立差法。隋張胄
玄輩。因而修之。於是歷代求精。雖諸家增減不同。卒莫
敢違。說者因謂古人不及今人。不知古人皆有歲差之
理。術家不能深考。如堯典之命中星。即龍門律書之八
風列宿方隅也。其四正與堯典允合。舜典之在璇璣齊
七政。即龍門天官之斗綱三合也。其三建法專以璇璣

諸星別之。若甘誓三正。即斗綱之三。合而分爲三統也。其理即易之三才三極。劉向論之三律。若徹征小正周書周月時訓月令等篇。皆有天象定數。各各不同。皆足以明歲差之變。而有其文。無其法。則由怠棄顛覆之餘。古法淪亡。是以紂失甲子。箕子不能知。厲幽之亂。故府典章。盡入于申楚晉鄭。疇人子弟。分散列國。故春秋失閏至再。今考詩書周禮。皆建寅爲正。獨小雅十月之交辛卯日食。法得建酉月朔。實爲幽王六年。乃失閏。厤之始也。漢人惡秦之纍黜其建亥。因以子丑寅爲三正。附會三統緯讖經術。不知聖人古法原本天象歲差自然之

采古至宋深大也

道非徒意爲造作矯天以從人也如斗建之理中星之數分野之竒三正三統之實皆本星象立法具在天官而歷代曆家不知討論惟務出新立異人亦無從辨正皆由信今而不信古任數而不任理玆特一一詳之

堯典中星

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至於營室東至於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子爲亥此言亥位惟危室壁三宿十月者十月日躔在此也下同廣莫風居北方東至于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二子爲子其于十母爲壬癸此言子位

箕度多建星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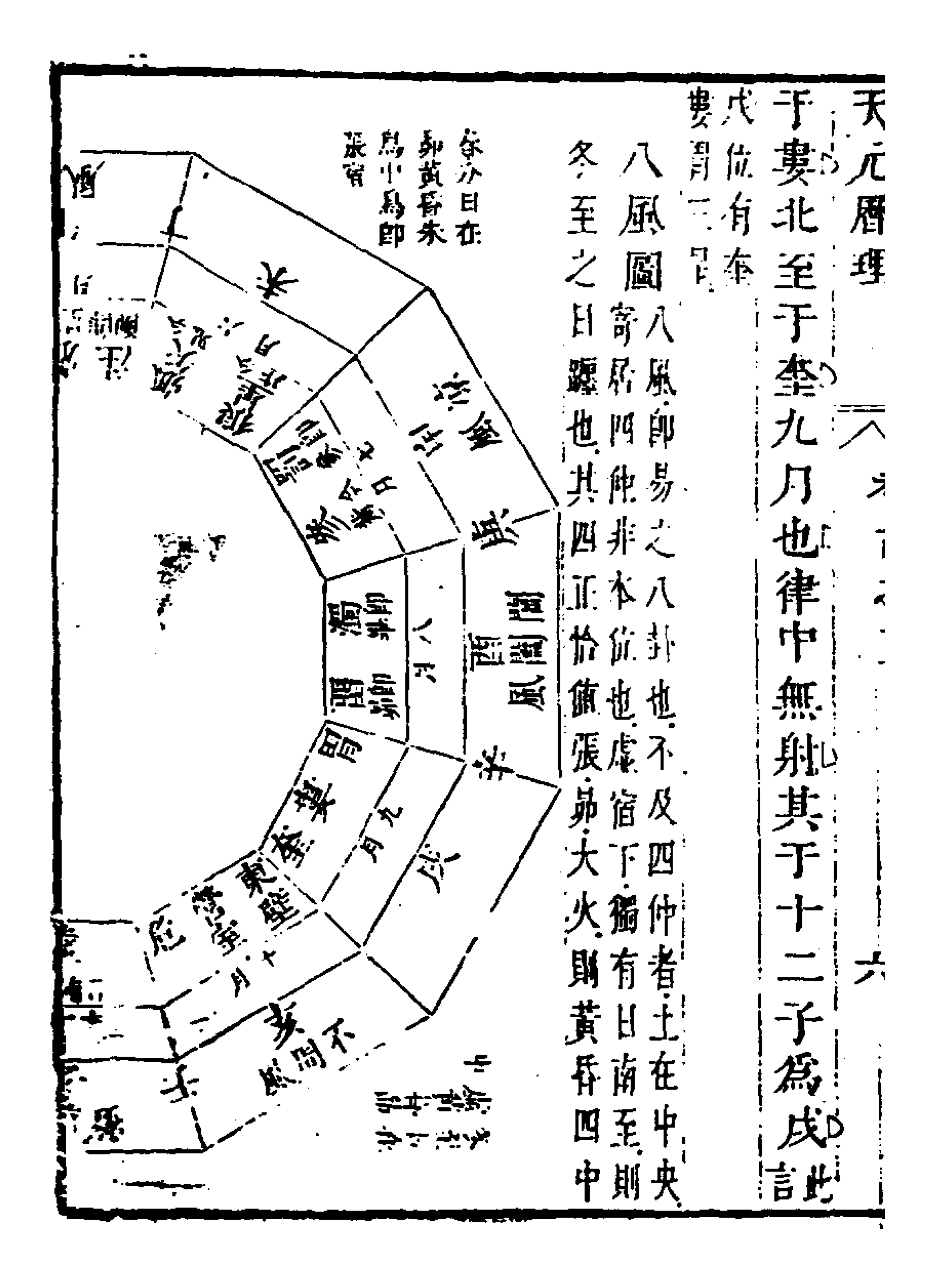
女虛二星虛下屬日日冬至始作書之時冬至日躔適在虛也東至於牽牛。東至於建星。十二月。律中大呂。其于十二子爲丑。此言丑位惟建牛二星建星在斗傍不言風者辰戌丑未屬土中宮故不與八風配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南至于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此言寅位維箕一星南至于尾。南至于心。南至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卯。其于十母爲甲乙。此言卯位有尾心房三星明庶居東當在南至于尾上意古原作圓圖後人從圖上傳錄故多前後顛倒耳南至于氐。南至于亢。南至于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于十二子爲辰。此言辰位有角亢氐三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西至于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此言

衣主此茲地經起未可得劉歆取衡之安

巳位有翼軫二星西至于七星。西至于張。西至于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爲午。其于十母爲丙丁。景風居南方亦當在西至于七星上星在東張在西亦與今志異注即柳也爾雅作咮西至于弧。西至于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此言未位有狼弧二星與今井鬼不同涼風八字宜在申乃錯簡北至于罰。北至于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爲申。此言申位有參罰二星今參星即古罰星古參星乃令之參旅北至于濁。北至于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于十二子爲酉。閶闔風居西方。其于十母爲庚辛。此言酉位有濁留二星濁即畢留讀如流即昴也知古文衡寫之與倒耳故昴亦作昴圖風雜參與昴叶方求反始古交正音閶閶風居西方箕在北至于觿上亦錯簡北至于胃。北至

于婁北至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于十二子爲戌（言此戌位有奎婁胃三宿）

八風圖（八風即易之八卦也不及四仲者土在中央寄居四仲非本位也虛宿下獨有日南至則冬至之日躔也其四正恰値張昴大火則黃昏四中）



確非謬，王孝通、李淳風推之，不得不加星張之易也。本志無度數，今此濶狹度法，乃甘石之舊，出淮南子，漢魏以前皆用之。故即此度法參之作圖，已無不合，可知於虞天象之真形，尚有存者，而諸家莫辨也。其四隅即但乾坤艮巽，謂之四維，合成二十四方位。今陰陽刻擇、相宅堪輿諸家術數，度不由此。

近世邢雲路亦云上季通之說

按本文多先後錯亂似從圖上謄寫者然大略十二位不爽與今星家女二度起子中但差半舍殆即唐堯時羲和所作之曆象故日至在虛與四中星合今法推堯時冬至日躔虛七度良不爽也歷代曆家所推或在女或在危或在虛女之交各各不同今淳風至謂堯典不足憑王孝通謂七宿畢見星昴星虛舉其中耳皆由當時度法與堯時古度不同論者但據時度律古文故不合惟衛仁均推得虛六度至今授時法用之然亦未知其用古度用時度前朝華湘又推得虛七度亦不知其何度法若仍用時度推得雖

合猶未合也何也年世尚未眞耳度差則縮年以就度年差則改度以就年此歷代曆家之通病況乎漢志增年從無人覺則雖遷就偶合猶屬夢中而況不合者乎

舜在璇璣

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象芒芒高懸此惟北斗七星爲最明顯且在紫微帝星之前垣門之左有似宰相大臣執政御天下之象故聖人古天立政以北斗七星爲上天人合一之道也璇者斗魁第二星名璣者第三星名玉衡第五星名然第四第五第六三星亦總謂之衡其勢平直也曰璇璣玉衡者舉斗星全體而言特簡文耳日月五星行道不同有遲疾盈縮之變惟以斗爲主察其遠近高下之數則遲疾盈縮之數亦得故曰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龍門解釋

俗又以斗牛之斗爲南斗昏夏秋在南方見耳非古之南斗

今諸家術數只講三合但知生旺墓而已不知其原出于天象術以爲依甚之凜

舜典之文乃秦漢近聖之正解也。其所以齊之法全在下三建之理

杓攜龍角斗下第七星謂之杓亦謂之攜光攜指也龍角大辰角宿在辰位故謂之龍角言斗杓所指値辰位角宿也衡殷南斗衡即玉衡三星殷正也宿也卯以殷仲春之殷南斗七星也即二十八宿中之七星以其形似斗其數亦七故謂之南斗以別于斗牛之斗在北言斗衡所循正宿午位也魁枕參首魁首也枕者也參參伐星在申位言斗魁所從在申位參星之首也自辰至中而恰爲四合得周天三之一言斗綱所占之勢如是也天元冬至夜半太陽在子則斗魁在中斗杓在辰爲天帝出政之始象術寰上下不辭三合故三合爲古今陰陽吉凶之國此實天象之所著舉人如之以前民用非聖人噫爲立去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建者斗杓所指之位蓋斗在紫微垣外其杓適當垣門之中帝坐之前衡天帝則令所前示故則行十二舍各以所指之舍爲建猶天子經行丨二湖各以所在之國爲建也但天

居王孝道以十二萬年則南之星在北北之星在南為必無之理正坐不知歲差為傳仁均張一行所誤

體至圓循環不停將何所斷乎上古作曆起子半用以子半為斷故有夜半建所謂聖人無心因天以生心非意巧造作也華乘山在今陝西華陰縣之西南為漢中鄭暘等處蓋辰為鄭之分野古鄭在今其漢中州書所謂南鄭正華以西南之地此亦可皆古分對之劃建法既是年世漸遠則天象有右轉之差後非一進所蓋守十二宮勢必循環相值東西南北顯閒亘流州十二合不惟一歲孟仲之周遷且終古四方必周遍奏然則春既建寅夏亦可建寅秋冬亦可建寅乎望人巧因天象三合之理正為三建法雖三西每志必歷四合蓋天元之始冬至夜半建子數下年後冬至夜半建亥又數干年後冬至夜半建戌從右對歷使然壆人以五行生收之理斷之不旺于寅生于亥春為歲亨木行也及取木之生非間惟亥子丑寅四辰而巳長以亥子丑寅四辰為歲首之進而其餘八辰皆不刖當卯冬夜半斗衡建酉之盡將入中則孟作斗衡將人戌亥戌不得為春建乃發夜半衡建而為下旦魁建蓋夜半衡人申則平旦魁必入于衡環自然之數也仲冬平旦魁建子則孟春[illegible][illegible]建亦建寅以漸前有差至亥又得四辰為歲首差數千年後仲冬半旦又將入申則孟春斗魁又將入戌

乃又變平旦魁建而爲黃昏杓建蓋平旦魁入申則黃昏杓必入子亦自然之數仲冬昏杓建子則孟春昏杓又建寅以漸而右若至亥又得四辰爲歲首乎數千年昏杓又將入申則夜半斗衡又入子終古循環不離三合所謂三建四正之義也中州今之河南府濟今之濟瀆在河內縣非兗之濟中州河濟之間正午位所謂周之分野也海岱以東北遼西北平之地正燕之分野蓋燕與晉相連本該在此亦可悟後人尾箕爲燕之妄別詳後

孟康註曰假令昏杓建寅衡夜半亦建寅近世曆家揚邦慶亦引此作天文志序安蕭那氏更爲演之曰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刻指寅斗衡夜半指寅斗魁平旦指寅以次卯月春分後日躔入戌宮則斗杓昏刻指卯斗衡夜半指卯斗魁平旦

指卯。餘月皆然。見律曆考天體篇緯按斗魁在卯斗衡在午

斗杓在辰天運左旋晝夜循環必自子而入丑入寅

以歷十二舍假令昏杓指寅衡在杓之左夜半杓入

卯辰則衡退而入巳入午矣焉得復指寅乎至于平

旦杓指申魁且入酉戌矣若邢氏謂寅月日躔入亥

卯月日躔入戌是也。竟不知日躔右轉月建左行焉

得昏杓指寅夜半復指寅平旦又指寅如此注家。直

同夢語。無論東西易位。順逆顛倒。直將古聖人用昏

用旦之制度。一概埋沒。天道魁杓出政之大原盡置

糊塗。真可發一笑。要之天象至圓仰觀俯察既易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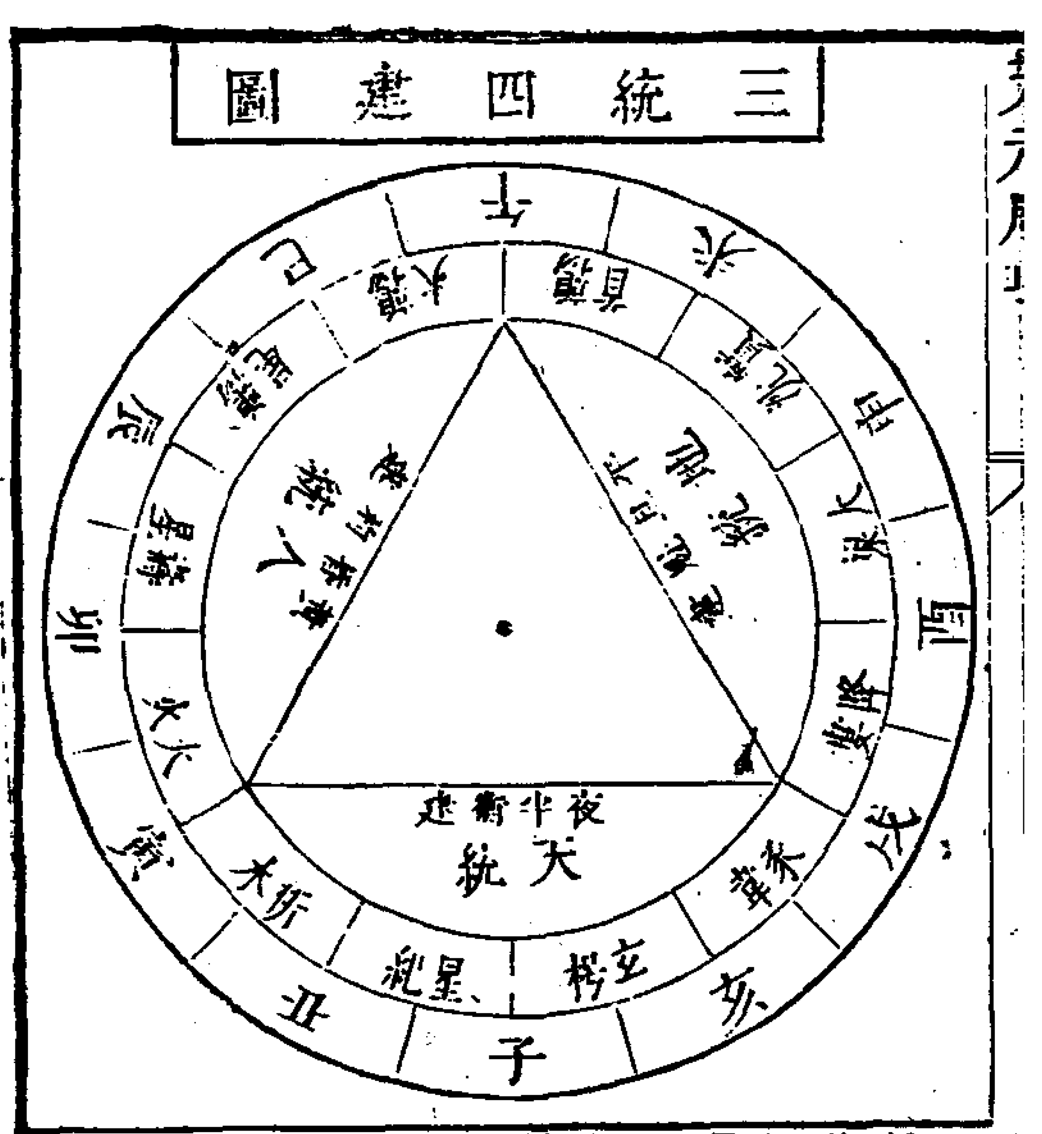
亂而古圖又多仰象杓在左魁在右故悞之法當用紙輪兩層下層書定十二方位作不動地盤上層書斗綱列宿作天盤轉之其理自明獨奈何千七八百年無人解此亦無人知孟康之悞而詹詹以此爲談天之柄皆由漫潤于劉歆三統之說而不覺其非則又博求諸家以曲庇之此諸儒所以多謬解也今圖衆具在惟明理者審之

三合 杓辰魁申合在子杓卯魁未合在亥杓巳魁酉合在丑杓午魁戌合在寅斗星皆不見于天故寅丑子亥爲天統得爲歲之首其餘八辰之合斗建人地不全見故爲地統人統不得爲歲首故以昏旦夜半變通之爲三建法建法雖三而取爲歲首者焉故又曰四建嵩山道人傳

斗綱三合圖

角在辰參在申三合之中子為正子生于中而絫于辰也循環上下午卯酉三處亦然故謂之四正四正不離三合故又謂之三王凡陰陽律呂五行生剋制化之理天人事物之應皆本于此故聖人重之乃出于天象昭著非意為造作也

三統四建圖



豕韋玄枵星紀析木四次為天統子中故曰天以甲子大火壽星鶉尾鶉火四次為人統辰中故曰人以甲辰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四次為地統申中故曰地以甲申每一統有四建而春必取木之生旺故有黃昏夜半平旦三法所以建卯至戌八辰也

前律書申主地

按此圖則天官本文昭示天象顯然乃上古遺法有扈怠棄之略羲和顛覆之餘秦遷散失之剩龍門世守之殘編故述諸本志其文先後不類獨此數語古奧難解注家已復謬誤讀者又多疎忽所以歷世不悟而文人嗜奇遂滋爲穿鑿也蓋斗綱三合之勢起子中盡辰中起辰中盡申中起申中盡子中子中者一陽初動天氣剝復之始也辰中者陽盛陰微人事夬姤之始也申中者陰進陽退地氣否泰之始也故漢志曰歷數三統天以甲子人以甲辰地以甲申又曰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日合天統

者步日必始冬至子半也月合地統者步月必始三日出庚也斗合人統者步斗必始龍角大辰也易乾爲天坤爲地坎離以下爲六子萬物故天地人爲三才三極三統即三才三極之義也劉向十二律傳曰黃帝之所作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故黃鍾爲天統（十一月建子）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陽萬物楙之于未故林鍾爲地統（六月建未）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于寅故太族爲人統（正月建寅）此即三統古法之道人統在辰而取寅者生于寅而出于

三統三名全以三合爲義

總屬一家不離三合也下文曰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衡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此則劉歆之附會失古人尚質三合爲義決無取衡之例漢書曰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有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而五行傳父子不同後儒亦譏之然則丑取未之衡殆僞辭之未刪者也要之三正三統不出天地人三合之義故觀射父曰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火正楊雄作北正乃文近之悞蓋即申子篇之四正不言東正西正者義明天地之通不及

本志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而意益淳矣

月令原出逸周書乃呂氏所竊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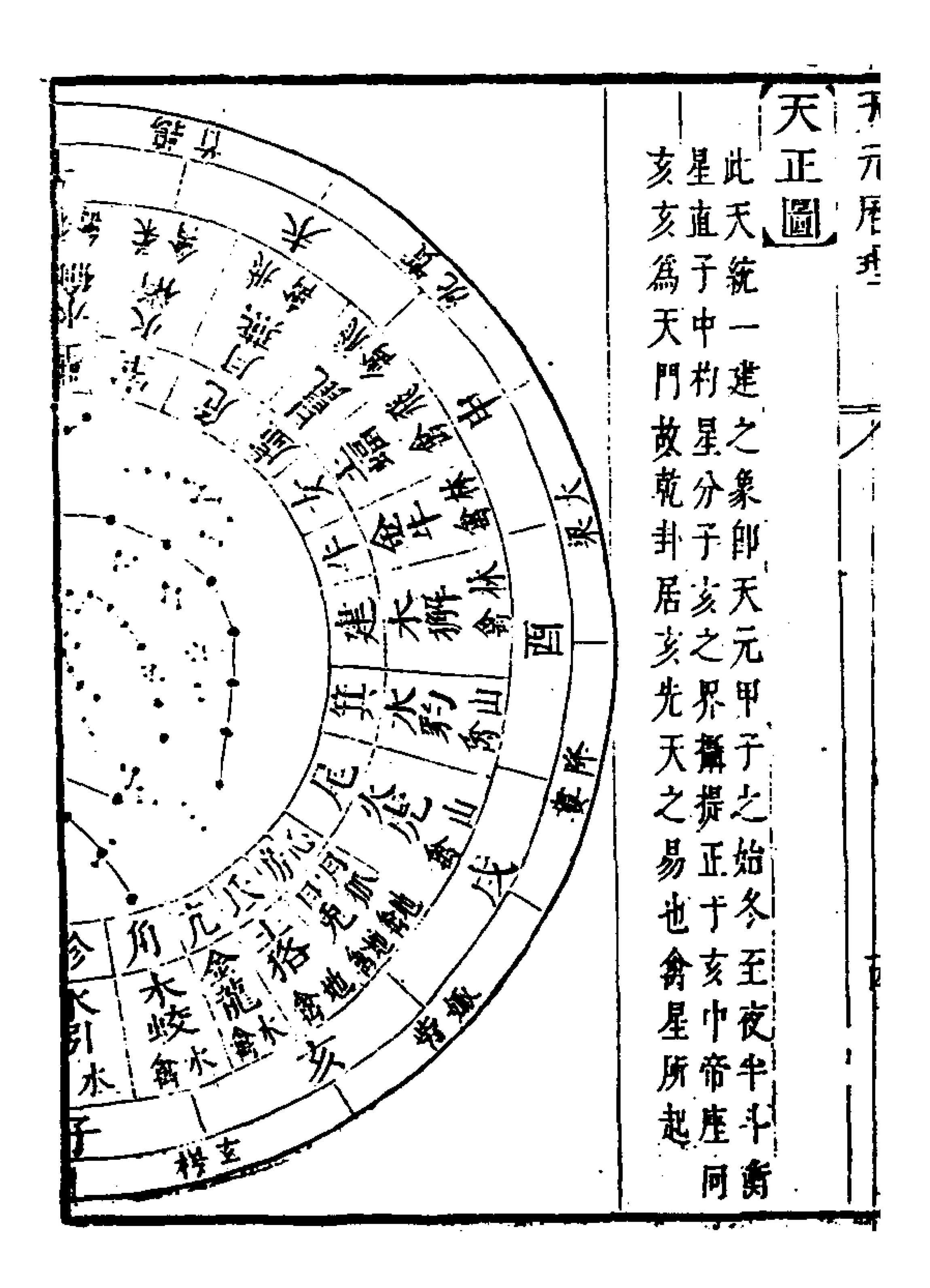
建亥實古法四建之一特秦用之不得其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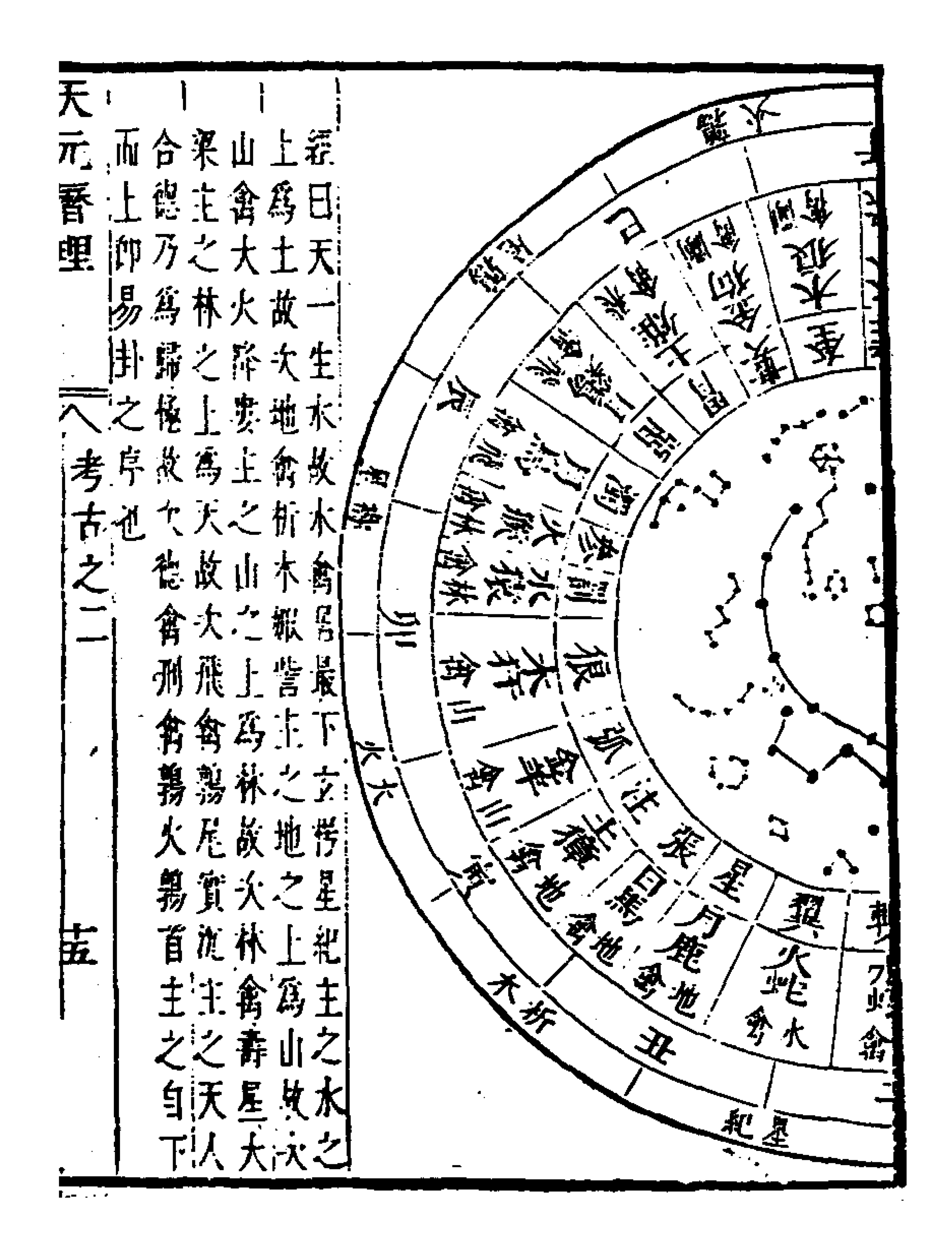
人事也東正西正皆屬人事即坎離六子之義故又謂之三正三正原包四正猶易之三才包八卦以子申辰分屬三統猶易以三極分配六爻法雖變而理則同若以丑代未失其理矣豈聖人之本旨乎大約漢人學問尊經術而黜秦法自是本領然秦法亦有得古之遺者即如呂氏月令何一非三代盛王之制度其改正不用建卯建子而用建亥必有古制之遺何必因噎而廢食乎劉歆因秦之建亥而改三統三建之制猶夫桺宗元因月令出呂覽而欲廢明堂時政之文皆逢迎世俗之見非大道之論也今即本文

三建更爲三正分圖則天統子正即太古聖人曆象命禽四子天元之始也地統申正則分野定方之始也人統辰正則立命司祿之始也凡諸術學無不本此從來爲註家所誤其理嗣晦諸家不解遂有出自畸人來自異域之說後人以謬襲謬不察其原今予偶得異人指示考究十餘載而始用竹書紀年三代六甲之詳推得唐虞以來天象差法之真然後知此實羲和之遺文上古聖人之成法有應三正不外乎此乃敢出而公諸天下後世并詳演其說爲留心天道者討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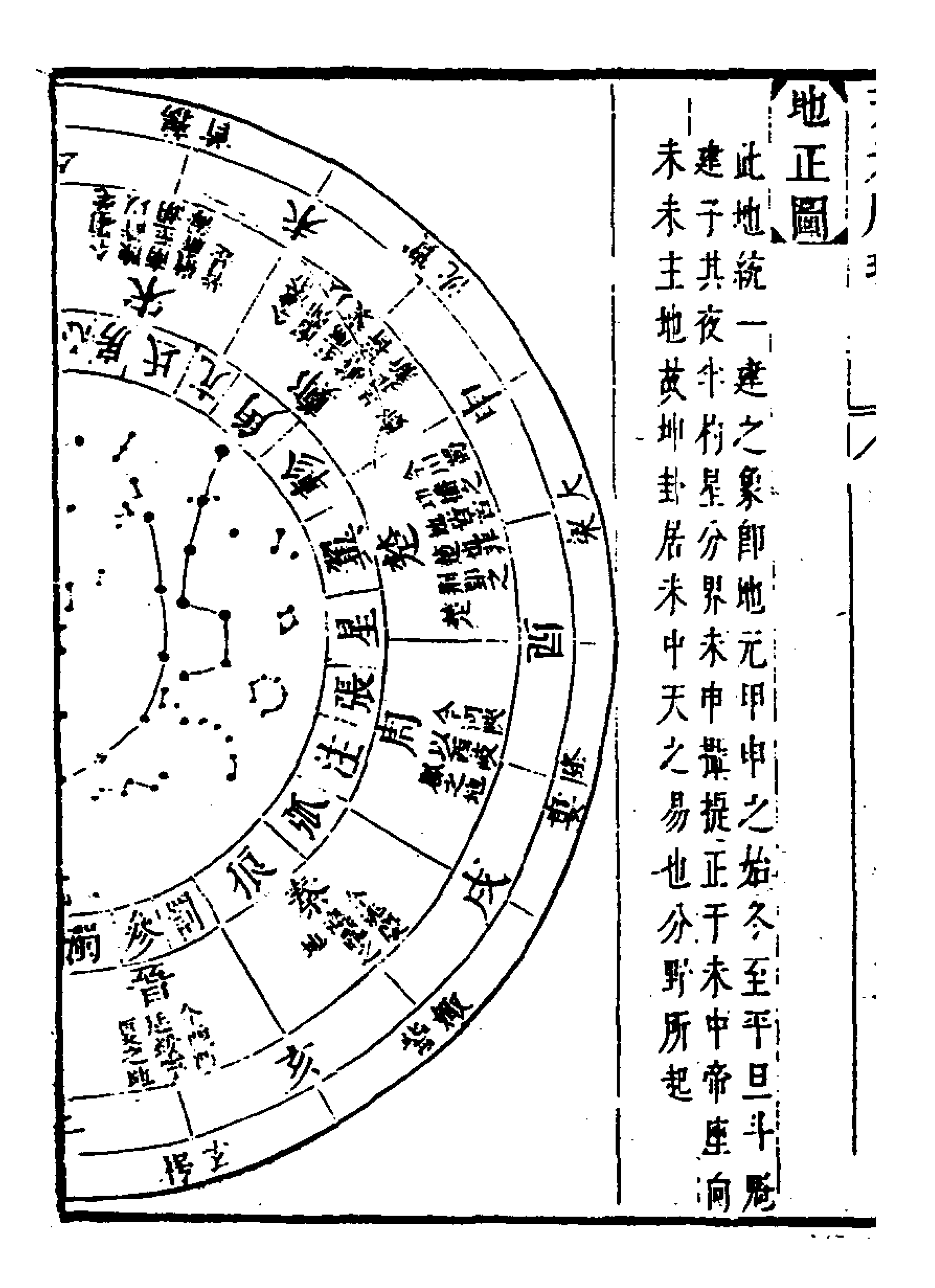
天正圖

此天統一建之象即天元甲子之始冬至夜半斗衡星直子中杓星分子亥之界齋提正于亥中帝座同亥亥為天門故乾卦居亥先天之易也會星所起





經曰天一生水故水禽居最下玄枵星紀主之水之上爲土故次地禽析木娵訾主之地之上爲山故次山禽大火降婁主之山之上爲林故次林禽壽星大梁主之林之上爲天故次飛禽鶉尾實沈主之天人合德乃爲歸德故次德禽刑禽鶉火鶉首主之自下而上卽易卦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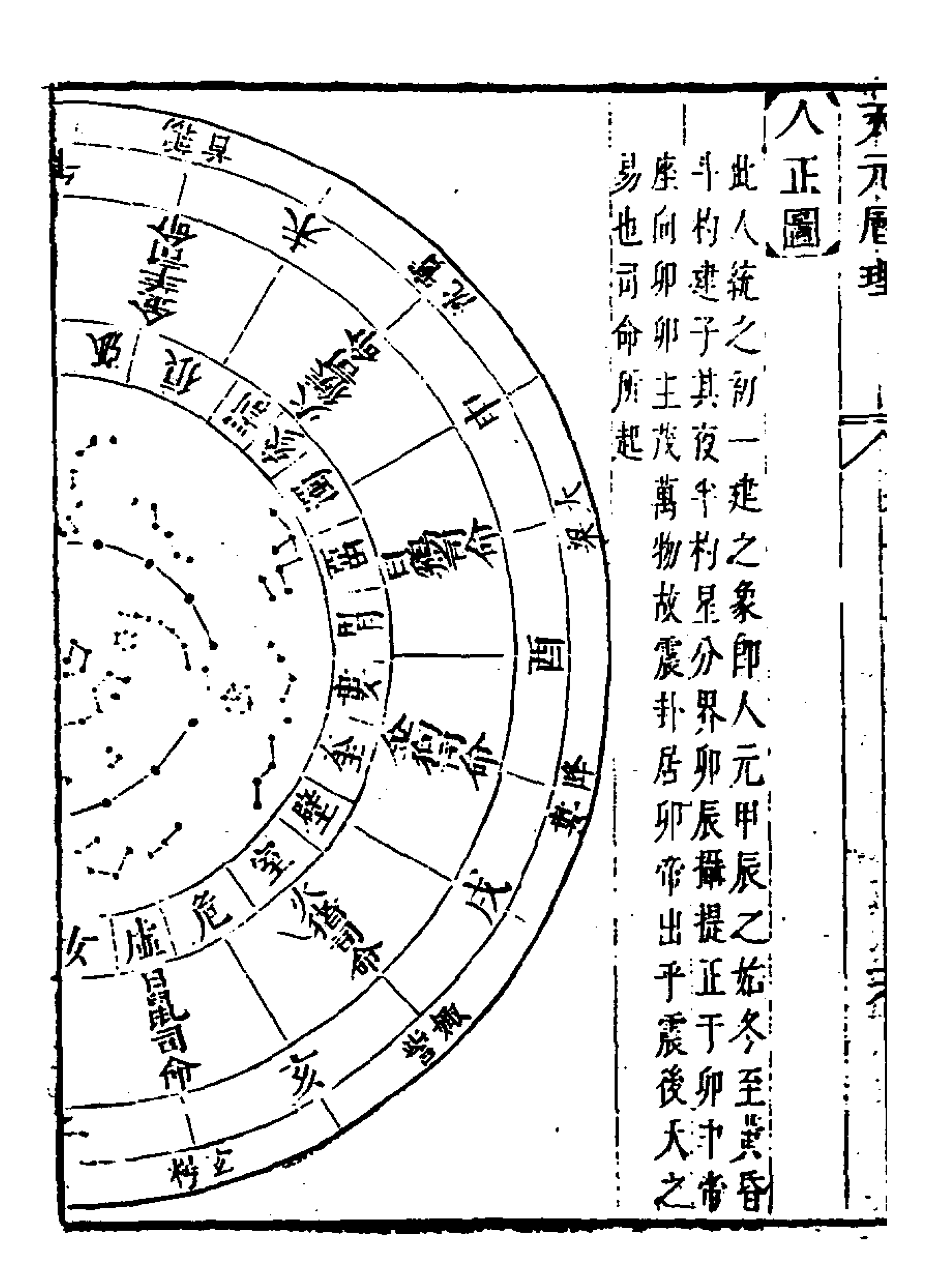
地正圖

此地統一建之象即地元甲申之始冬至平旦斗履建于其夜半杓星分界未申巽提正于未中帝座向未未主地黃坤卦居未中天之易也分野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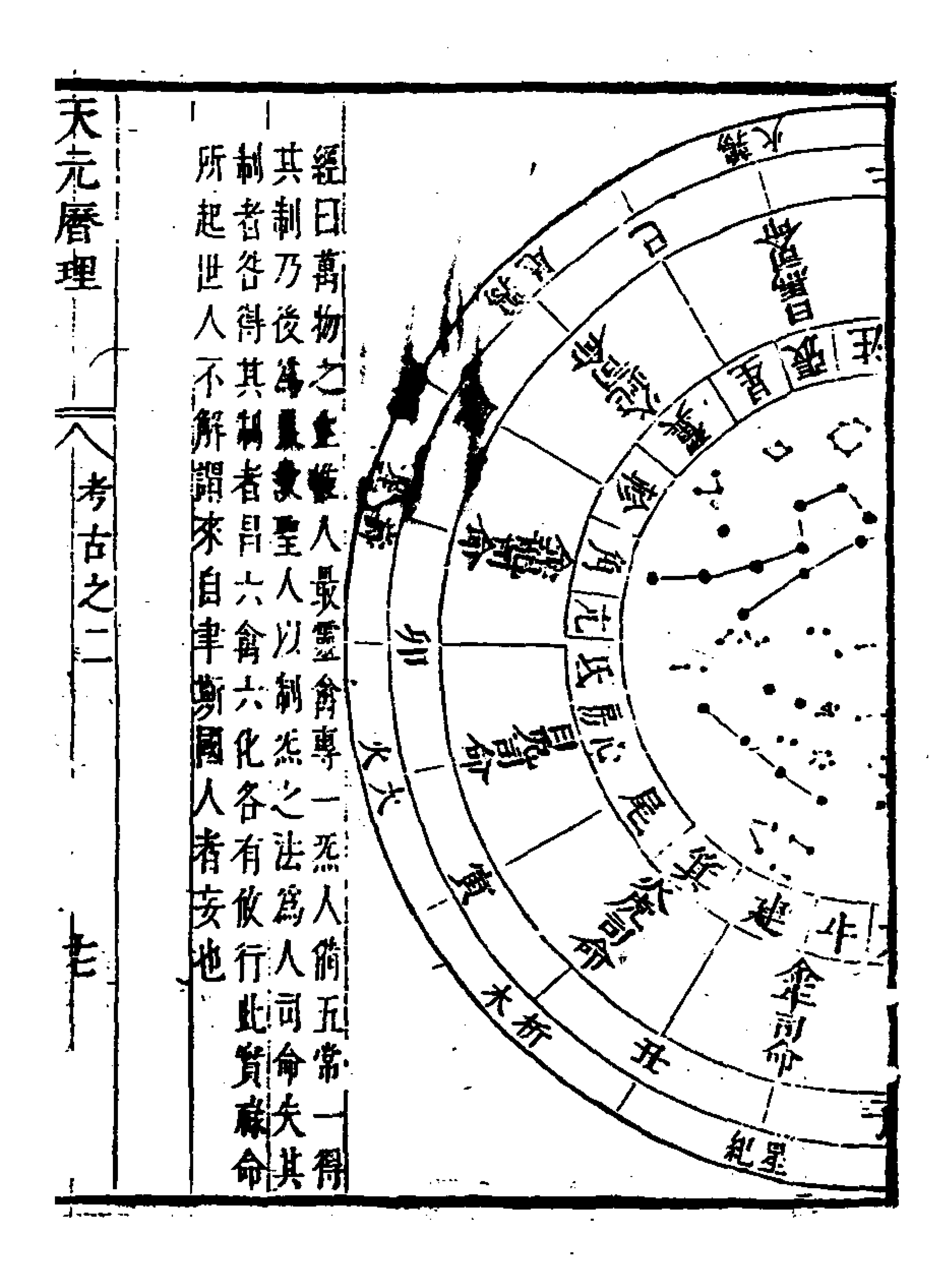
緯曰河出圖洛出書神靈所宅聖人所出明堂在前羑里在後十有二州環列如堵分星賜祀自居方氏蓋以河洛爲中而環分十二野也從來術士穿鑿附會紛更變亂皆非古人之舊今以歷代占驗考之允爲不爽有辨

人正圖

此人統之初一建之象即人元甲辰之始冬至黃昏斗杓建子其夜半杓星分界卯辰攝提正于卯中帝座向卯卯卯主茂萬物故震卦居卯帝出乎震後天之易也司命所起



經曰萬物之生惟人最靈禽專一炁人備五常一得
其制乃後爲彙象聖人以制炁之法爲人司命失其
制者咎得其禍者曰六禽六化各有攸行此質祿命
所起世人不解謂來自聿斯國人者妄也



附記

昔歲壬午薄遊江右道出玉山遇一羽士年可六旬類號脩遁率爾敘談見其手持大幅圖曰天元滿福作一圓徑可二尺許中又一小圓可五寸許小圓中作北斗形偏著下方小圓之外皆二十八宿象其象略與今天文家不同卻無字記惟斗下橫列天正二字與圖外軫宿相值東南角又列地正二字與外圍畢宿相值西南角又列人正二字與外圍女宿相值如此而已其大圍之外四角有歌訣數行時頗忽之不能記憶其所談論屢指圖上列宿而言時予亦不能解疑其方士衍術耳不以爲意頃之卷圖竟去予訖其不取售始異焉起送之乃云後會有與耳既而忘之久矣至丙午夏又于都門報國寺中遇之轍顧予若故相識予實不復識認尤爲疑駭白稱道人曾與君玉山相期豈忘之耶且歷歷語其舊予始恍然若夢覺乃就寺傍空室中延之少憩觀手中所持舊圖依然如昨然後信焉時予已稍知星理因深請之顧爲指示則與時術迥別且謂天文地理星命術數無不盡此圖圖雖一而實三世人知其一不知其二發太古學人所造藏在嵩山石壁今當出世予旋究

其理足不朽矣能用其道修身養性帝王仙冊不外是也語訖即起去予方邀之往寓中不可覓不復見乃默寫其星象以法推之凡數年不能合至于躔里閱竹書紀年唐虞三代六甲最備與漢書曆志不同乃亦用其法推之不覺甚合其若數恰少一百八十年始知唐虞三代天象之真形尚在而漢書曆志實多謬妄然猶未敢指摘古人也又閱後漢書有尚書令忠顯謂劉歆增年而漢書曆志三統法實劉歆所造及觀歷代諸家論曆又無不以劉歆附會春秋爲義乃敢堅信竹書年世之真議三代古文之傳既而博考天文諸書則龍門天官晉副三建從來悞解不得其理此圖實爲符契方悟先圖非人所非孟浪相告者惜不得復見也茲因演爲三圖以疏明天官之吉諱正昔人之悞不敢泯其所自聊記于此若圖中之理實未嘗有種種奇妙與諸家術數其符默契者甚多具詳于後

夏時小正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須夏時

于方國此即夫子所謂行夏之時也他日又曰吾得夏時焉說者謂即夏小正是已蓋夏時本屬典籍之名

夏小正

正月啓蟄雁北鄉鄉嚮也向北而飛傳松鄉直作鄉言雁以北為居鄉也然正月始北飛耳未即列北恐不當作鄉雉震呴震頸而鳴魚陟負冰陟升也農緯厥耒緯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將有事于田故祭之暢祭名囿有韮時有俊風俊風即條風之義南風也寒日滌凍塗日雖出而凍不解故塗淨謂之寒日不甚炙也田鼠出農率均田均者平也獺祭獻魚獺欲捕魚必先祭之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春氣動而凍已解故雪澤亦可均乃始于公田也采芸香草可食鞠則見鞠星名未詳何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夏世正月日在奎黃昏參中則角亢在寅故曰縣在下柳稊稊稗萌也梅杏杝桃則華緹縞

本無四

傳氏解謂莎隨。鷄桴嫗伏也。

乃嗷草名。緹實也。粥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下詳俯

初俊羔助厥母粥。大羔不食乳也。綏

厥士女。冠子取婦之時。丁亥萬用入學。萬者干戚之舞。成童入學習舞。祭鮪以祭

鮪。榮堇菜繁。昆小蟲抵蚳。田䖵螺。言是時菜之榮者則堇與繁昆小虫之動

者則蚳與螺也。來降燕乃睇。來降言燕之來如自天而降不知從何來也剿說。剝鱓。江鱓

魚其皮可以為鼓。有鳴倉庚。榮芸。前言采芸所以為食此言榮芸花而實也。時有見

稊。始收。稊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凡太陽躔其宿近十五度以內則伏而不見也。攝桑。垂蠶桑葉未齊名必兼攝

用之如栭之類。委楊。楊茂則下垂也。䍧羊。䍧抵也羝觸也。鼓則鳴。鼓螻也。頒冰。分冰

于大夫之家。采識。未詳。妾子始蠶。妾于婦之幼者。女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永也即後養日之義言歸功從此而永長也 祈麥實 越有小旱 田鼠化為鴽

鴽鶉也 拂桐芭 桐芭始生其狀拂拂然也 鳴鳩 言鳩始鳴也

四月 昴則見 四月日在北則昴在太陽之前故晨見于東方也 初昏南門正 南門

星名在角亢之下昏升入酉則角亢在南故曰南門正也 鳴札 札曰寧縣鳥 囿有見杏 鳴

蜮 蜮曰屈造之屬亦未詳 王萯莠 取荼 莠幽 越有大旱 萯小豆莠亦作秀荼

苦菜蔣也一名影何幽茂盛深黑也 執陟攻駒 執駒而數之以升于圍也

五月 參則見 五月日在柳故參見于晨 蜉蝣有殷 蜉蝣朝生暮死其類甚多 鴂則

鳴 鴂伯勞也 時有養日 養永長也 乃瓜 始食瓜 良蜩鳴 匽之興五日

翕 望乃伏 蟬即蜩之始形也 啓灌藍蓼 灌叢生也啓而別其本種之則有藍蓼之類

鳩為鷹 前鷹化為鳩羽毛殺而小也此鳩為鷹羽毛盛而為大鳥也蓋一物形異則名亦異 唐蜩

鳴。唐大也。初昏大火中。火，心星。種黍菽糜。糜似黍不黏，亦作穄。煑梅。為豆實。蓄蘭。為沐浴。頒馬。分夫婦之馬。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閒，閑也。不用而閑之，則使之子母相從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六月日在鶉，昏時角亢在卯，故斗柄指上也。煑桃。為豆實。鷹始摯。摯，擊也。七月秀雚葦。狸子肈肆。未詳。湟潦生苹。爽死。爽註未詳。蔬苹秀。苹，馬帚。漢案戶。當戶而邪，橫如案也。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三星，在斗之分。時有霖雨。秋多暑霖。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七月日在角，故斗柄縣，則日將出矣。八月剝瓜。蓄落之。玄校。所以為染。剝棗。栗零。零亦落。栗樹高不可采，必俟其自落。

參星初昏
織女止北
[illegible]南門見
則旦

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即蝙蝠肉翼而色赤也白鳥蚊蚋也辰則伏。辰即大辰龍角之宿也八月日在房心故大辰近日而伏鹿人從。鹿至秋而喜獨故見人必從而奔之鴽為鼠。前鼠化為鴽此又鴽為鼠以類還也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入也九月日在尾故心星亦先日而入地遰鴻鴈。遰往也蓋鴻鴈至是而復南行主火出火。未詳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鷰也鷰至秋則飛高故曰陟玄鳥蟄穴處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鞠即菊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日在尾與龍角相遞故辰見則日將出加繫連也雀入于海為蛤。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南門在角亢十月昏時方在北極下焉得見之此有誤文傅崧卿解曰及此再見殊未詳之也黑鳥浴。黑鳥烏也浴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長夜玄雉入於淮為蜃。蔡註浦[illegible]未詳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月日在斗女在斗下不

嘗見亦

有誤。

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未解何義　隕麋角。麋于是時隕角

十有二月。鳴弋。弋。鳥也。鳴類讀作淵　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走于地中也。納卵蒜。獻之于君也。虞人入梁。梁漁也　隕麋角。

按此即夏之曆象也。大約太古質樸。測天作曆。必起日至。即以日至為一歲終始。亦情理之常。自中天聖人。制度文為。必合民情。始覺冬月祈寒為歲首不便人事。非朝覲會同所宜。乃易以春月。因有天正人正之別。天正者天道所始仲冬月也。人正者人事所始孟春月也。故甲子篇法。以冬至之月為朔。陳而堯命

羲和以星鳥正仲春夏后須時以參中斗縣爲正月此必前古皆不然而今然之故頻聖人之特命與開國之初須若前代已無不然堯命禹須亦具文耳夫子刪述果何取乎今以法考之唐堯受命之初恰爲地統人統之交禪地統用平旦建人統用昏建故堯命四中皆昏星也小正諸星亦皆初昏殆此際實變法之始故經三聖惓惓而方國猶未能盡變尚有黎曆之意乘所謂三正者即三統之義而制度爲深神靈相授非有曆所能知也若自古昏建亦何煩聖典之煌煌乎要之聖人作曆原本天象初非意爲造作

桓四年正月狩于郎公羊曰冬曰狩八年

天象有昏旦之宜斗綱有差變之漸乃立爲建法以便因時改制故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務明天時也非若漢人所謂三正循環文飾盛事而已也春秋之世正月日南至仲冬之月也史氏謂之春非其時矣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蓋欲以啓蟄桺梯之月爲春非以烝狩無冰之月爲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商之改正不改月明驗幽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鑿冰冲冲武成惟一月壬辰法得在冬月此周初之改正不改月明驗幽厲之世失曆失閏遂致仲冬爲正月而猶蒙春之舊曆家因以

正月己卯烝公羊曰冬祭也十有四年正月無氷

正月正陽之月乃孟夏四月也

大火西流七八月之候

改正誤同改月彌縫一時時人相沿不覺實由故府典章莫考也昭十七六月日食祝史請幣平子禦之謂惟正月朔慝未作于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則否蓋謂六月非正陽之月太史辨之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蓋謂此六月卽夏之四月實爲孟夏而平子弗從良由曆法不明三正未顯之故哀十二冬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可見此時三正制亦未著故夫子謂司曆之過若三正果出三代建子果自周公則冬螽本合時候夫子何以爲司曆之過乎蓋夫

將子鄭指春秋時王非謂文王以文王爲時王乃恭續後儒之見解

予深知周曆失曆實非文武周公之制。故于春正月加王以別之。以見非天之春。乃時王之春。亦以見非古法之正月。乃時王之正月。實夫子微意。有德無位。不敢變國史舊文。不得已加一王字。言之者無罪。聽之者可以悟聖人筆削之妙如此。於爲邦之問。又顯然一詞以斷之。曰行夏之時。專爲曆史春字而發。彰明較著者也。何嘗有纖毫斗建之義乎。故說者謂得夏時即小正。今觀小正全文。皆物候民時。實無一語及斗建。豈不信然。

小正圖

此卽夏后氏之曆象去唐堯未及二百年應差三度冬至日躔在虛四度與小正文允合謂之小正者一時之天象非古今之定法亦可知三正之渺距矣

或曰甘誓註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今子之言三正何以異乎竊按建丑建子皆屬後代夏世安得預知此必無之理皆出馬鄭諸家浸淫于國師三統之說而爲之附和因謂唐虞以上皆以子丑寅三建循環爲正朔非其實也今按堯日短星昴其黄昏斗柄已入子則孟春建寅可知舜典巡狩俱在仲月則不改月亦可知且以六卿之召爲不奉正朔之誅夫公劉在商已有一日二日之文幽風一之日爲一陽之月仲冬也二之日爲二陽之月季冬也若論商正建丑則仲冬不當爲一月是周初已不奉商正朔也周德未衰不聞六曆並行之禁晉書謂春秋之

世有黃帝顓帝夏殷周魯六家曆列國並行今以法考春秋經傳諸朔日晉鄭秦楚宋皆用夏正惟周魯獨異正朔之嚴乃後世家天下之法而謂虞夏聖人有此舉乎必不然也故周書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之正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公之明訓而漢人悖之良由不及見此書也今併周書周月解全文附明于後不惟足證三正之謬而歲差之數斗建之說三統之理皆與天官書相應

周書正歲　時訓月令附

汲冢周書周月解惟一月仲冬之月既南至即冬至昏首明非朔日今以法考之乃武王克商壬辰歲冬十一月甲申朔甲午冬至也昏昴畢見昴畢盡虛堯典之日短星昴殆謂

室之初見此云昴見乃昴宿所占之分盡見也非畢宿也右差理然

日短極基踐長土圭之影

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

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此言合朔也謂日與冬至相去十日合朔日在牽牛之初則至日當女二今歲差法推周初冬至月躔雁該次二度以是加今世衛士所守星監乃周公之遺制周初之天象漢人不見此書但相傳有日月起牽牛之說誤認至朔同小故不加歲差之理且又蓋人五星二字故又誤作太初之象蓋附屬之衰與子頹子朝之亂先王故府典章散失之後舊故周書得在晉國傳入魏梁晉為康叔後魏為畢公後皆周同錯宜其得收故府典章則東遷以後周曆之失曆失闕不足悸矣

右回而行合朔必從于入亥右轉也月周天起一次即十二次之次而與日合宿仲冬合宿于玄枵之次則季冬合宿于陬訾之次必周環十二次余也日行言日之行月一次每月亦歷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

天此言日行歲一周天也一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權輿始也正讀如政歲與年不同周禮太史正歲年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節氣之謂言歲必節氣全年則以月論十二月不必全節氣也凡作曆必始冬至故以冬至之月為正歲言歲朔之道從此而始正也然天有差移歷代不同故以此月之朔日月皆起牽牛之初為本朝正歲之道可見古人于歲差之理甚明故其耶示法象如此將文義古質非深知曆理者不解耳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數月數言數必起于四時之首當以春為月數之始明矣但數止于十其孟春即次一矣次一為時之首而仲冬却為歲之首者天道出正日月備與之義不得不然也故爾雅與周書仲冬皆稱一月然此文意晦疑有閏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此可如周制十有二月頗起于春終季冬矣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此可知仲冬之月斷無加春之理）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可知古人置閏原有定法而春秋閏月實在歲終豈非古法淪亡歷家杜撰而何）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此可知三代而上原無改正之理聖人遣詞何等曉暢）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二正字皆去聲讀即上文正歲之正其音同其義同非所謂正月也漢人不解正朔專主此後鄭氏注周禮皆以正月始和為仲冬之月不知二義迥別正歲本于曆數有餘不足因時改變故有改朔之法亦謂之改正朔若正月乃四時之首蓋春定數何得改變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朔即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祠先王也蓋正朔為班朝蓋治之始故新君廟見于此時行之然而仍稱十有

[illegible]子問子 忘

二月則可知商之改正實非正月矣漢人種種附會後儒種種紛爭俱屬夢譫抑知三代明文千古合一有加是者乎

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此明商湯改正之意因革命也亦可見前古原無此事隱然言外所以于思亦有商周革命應天之論

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此明本朝亦用改正之法因湯之改革而亦改革也故以亦越二字起文蓋可知前代無此事矣所謂三統者乃古人有此成法即三正三建之義人所共知故引據以見二代之異無悖于古法也然非子丑寅之謂何也夏商周為三代乃後人論古之美詞豈周初聖人即以此自斷豈即知後人決無繼起為第四統者此必無之理而漢人惑于劉歆之說故不得其解也蓋孟仲季亦謂之三統故四分法以甲子為仲統甲辰為季統甲申為孟統乃曆數歲年遠近之法猶今人所謂上元中元下元故曰以垂垂者受之前人而傳之後世若非古法何曰以垂殆以年世遠近為孟仲季之法此易垂者此若以子丑寅為三統亦必後人之無稽雝姬公聖人必不出此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祭享猶自夏焉此尤見改正不改月之明證矣祭享自夏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秋初正月祭實守周公之舊制正月即冬月也若四月或五月則非矣

按逸周書目有七十篇今止存五十九篇序一篇序中有缺文可稽者止有六十一目其文起文王訖商紂之世訖于靈王太子晉見師曠之日治上下五百餘年之文也序目雖止六十一而中有缺文者荀勗謂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是也然其全篇缺者或當時原失之特孔子之書多敘事散體而此書多訓辭偶語豈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體裁固不同歟今考其文古奧簡質自是三代鼎彝世人疑即孔

子所刪棄。不知孔子所刪者。乃記事之史。非記言之史。記言之史。多良法美行。正聖賢精意所在。如三訓及文傳周祝等篇。粹理名言。不與精一執中之妙。豈得以刪棄誣之。葢漢書藝文志。原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是則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此周書。絕無誥誓號令體。而世人漫以兩書混作一書。因謂王隱所述汲冢為偽事。不辨菽麥者矣。大約貴耳賤目。流俗通病。拘儒好言守約。凡六經而外。多所擯棄。不知古文之遺。正有足為六經發明者。今考周月解。冬至星躔。實與周初歲差應。而時訓解則

呂氏所全取惟月令一篇有其目無其文序謂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又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然則呂氏月令篇中若居青陽左个即三公九卿等語凡稱天子者皆即賦政之法也殆呂不韋之徒竊取之以三篇合成一篇而兼入管子幼官及當時昏旦星象耳所以明堂制度養老訓士耕籍親蠶恤獄禁兵勸農時獵種種皆古先王典禮略不及秦人新法其爲周書無疑後人乃以九卿大尉爲秦官因謂呂氏所作夫呂氏之日列國已盡郡縣已成百官之制已變三代之

禮漸爲泯矣天子高居深拱恣睢嚴酷耳呂氏豈得復引三代典禮以犯師古之罪乎且夫九卿之號杜氏通典本謂三代皆有之太尉雖不見于經傳緯書謂舜作太尉宜亦有據故甘石星經紫微垣星有上尉少尉之名亦在秦前太尉爲秦官本出鄭康成注鄭注多繆先儒皆能知之即不然陽翟大賈能作十二覽非小材矣相秦十年不爲不久矣特以月令冠其文于本朝時改毫不能一舉備易一大尉名豈理也哉但其所記皆見中星實合周季歲差之象或春秋戰國間鄒魯之儒所傳而呂氏因之故其文體亦

與全覽不符後人又謂漢儒取之呂氏以補禮記所謂劉季竊王莽之天下光武盜曹瞞之神器顛倒昝亂更可一笑今并時訓月令並觀之其眞僞必有能辨者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姧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

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鶊不鳴臣不缺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缺雷不發聲諸侯缺民不始電君無威震

淸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

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

靡草薺葶藶之屬小暑少暑也非節候之名

不降于桑政教不中

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于百姓

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爲陰慝

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爲陰息鵙不始鳴令奸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

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恒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
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
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
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同農不登穀援氣爲災

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家室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缺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

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

菊無黃華。華不稼穡。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伏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鳥（缺四字）虎不始交，（缺四字）荔挺不生，卿士專權，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

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等句即今曆家月建下所列之文說者但知出于月令而不知出于周書葢周公本以明天時定斗建而設今東風解凍之月實建丑守經而不知變反失古人之意矣

月令本周書篇名其文則缺今禮經所載與呂氏春秋同其文頗似有所增且并入時訓語今已見前茲不重錄止錄昏旦中星以見天象之差移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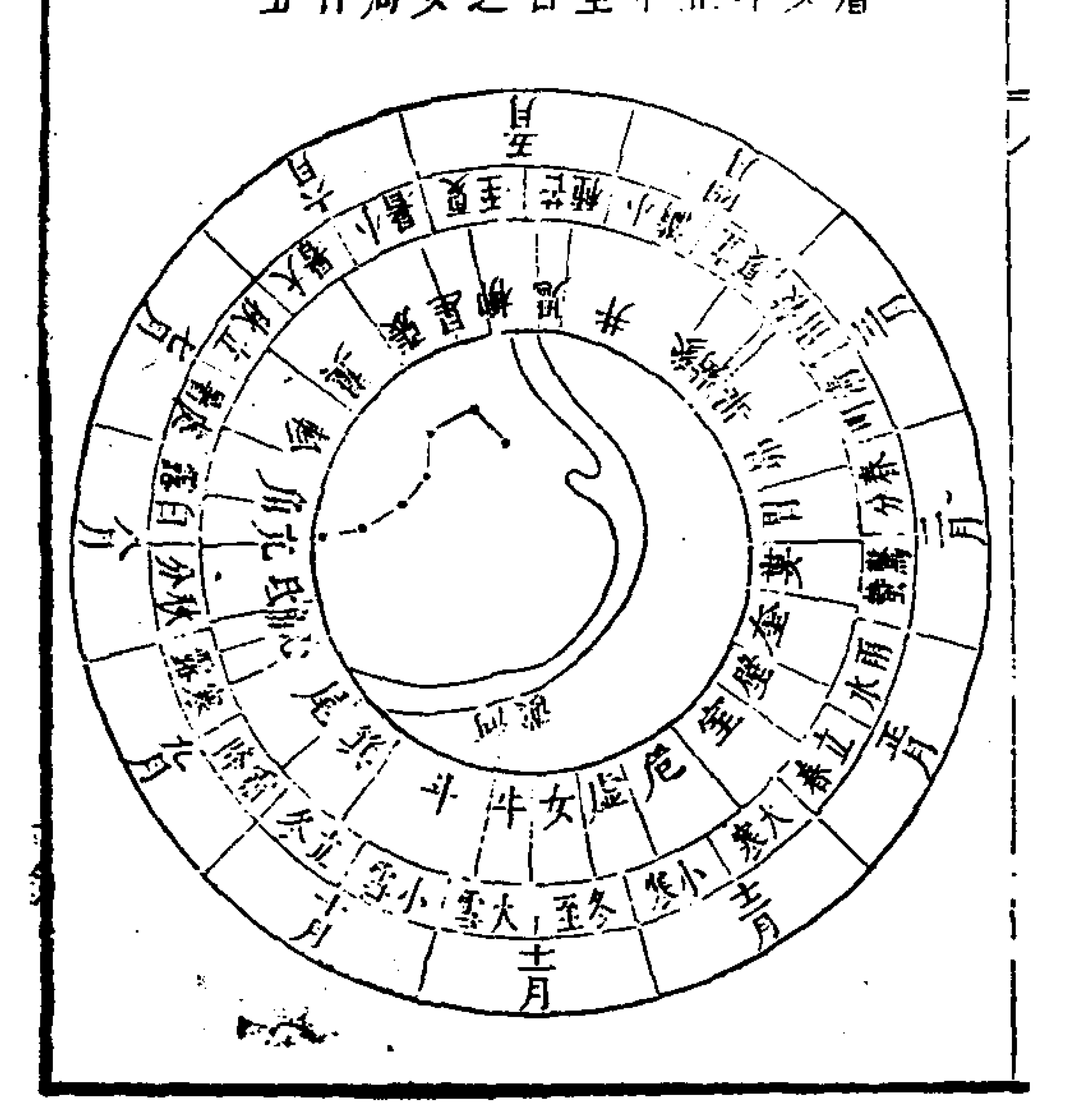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唐書曰。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月令以正昏明。然則古參度多。原入井分。夏之小正之中。以參末言月令之參。以參初言。星同而中有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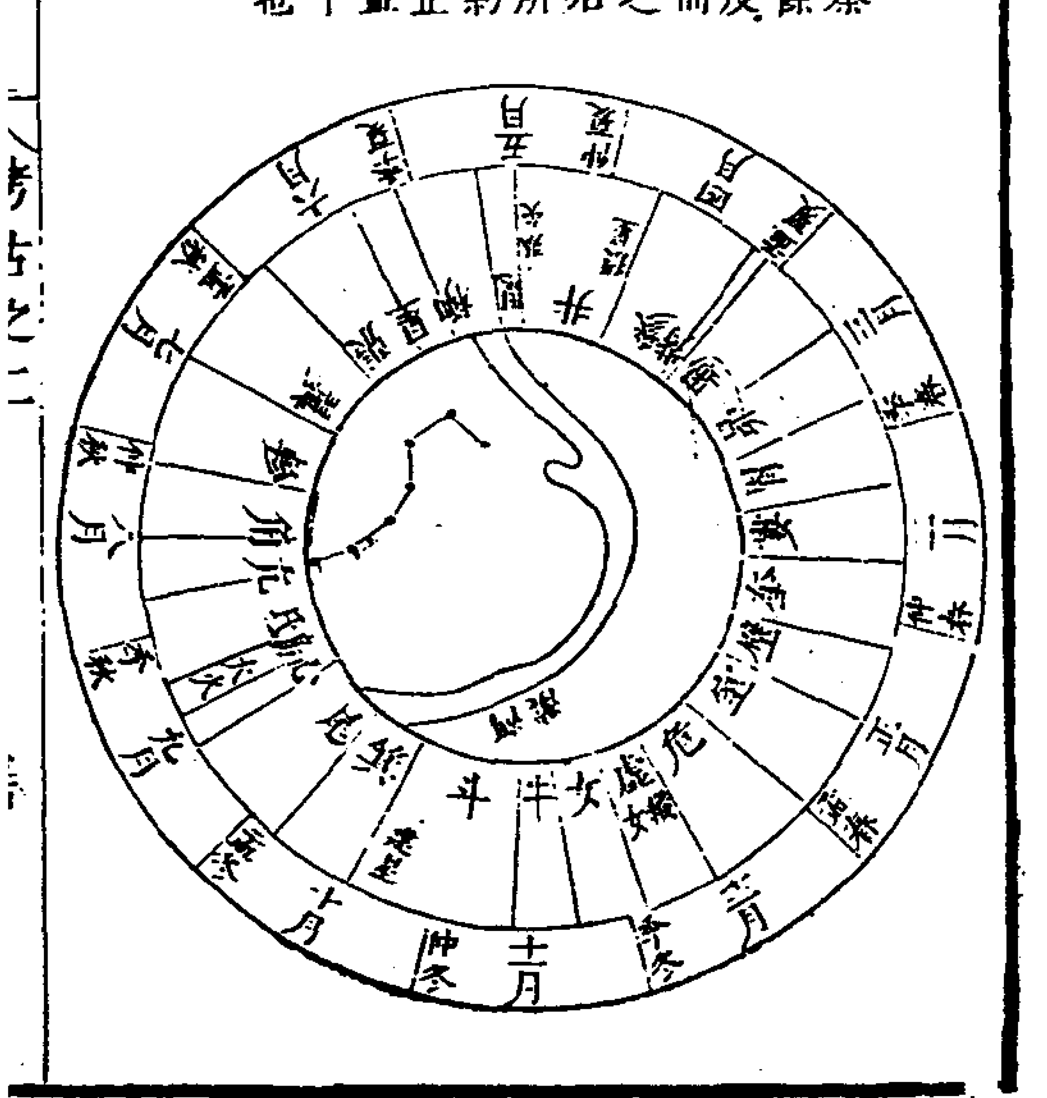
周月圖

此卽周初之曆象冬至日在女二度武王二年癸巳歲天正正朔甲申冬至甲午合朔在冬至前十日故曰日月皆起牽牛之初牽牛初至女二於十度蓋周世夏初約九百餘年應差十五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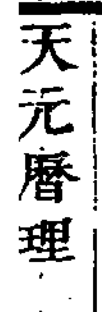


月令圖

此即秦曆象秦距周初八百餘年當差十四度冬至宜入斗而月令昏旦推之似尚在牽牛殆春秋閒曆家所作呂氏取之約其大數與小正差半次故以孟仲季言不取中差而取月差也



按以上諸圖唐虞三代之差法瞭然見矣豈俟後人推測近畧而知之然漢以前從無人覺者實由東遷失曆又遭秦火古法淪亡至漢人疏解古文如小正月令但求其同而不思其異此差法所以昧昧不得不增年以强合至朔也



秦曆眞象圖

唐一行曆議曰戰國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應在斗二十二度今按月令本文仲冬之月日在斗乃仲冬中叅叅因襄取周初月令恰差一叅十五度故移借之其實非周初月令本象茲正之

【王伯厚】曰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鷄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方改從古義也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楊子雲大玄二

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依時訓又曰堯典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月令季月之中星合堯典仲月之中星茲乃差歲使然 發按此及冢尚書昔人亦有辨其為周公制度者矣則周初本無建子為正可知至以月令季月中星合堯典仲月中星尤為確見乃知天象至微世人蔽錮甚深亦自有明哲君子窺見其隱者

管窺輯要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曰星紀之次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自危十七度至奎四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自奎五度至胃六

曰降婁之次。自胃七至畢十一。曰大梁之次。畢十二至東井十五。曰實沈之次。井十六至柳八。曰鶉首之次。柳九至張十七。曰鶉火之次。張十八至軫十一。曰鶉尾之次。軫十二至氐四。曰壽星之次。氐五至尾九。曰大火之次。尾十至斗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

發 按此即漢書入宿度法。與淮南子月令章句同。而過宮入次不同。月令章句。玄枵之次。起女二度。此起女八度。每一次差六度。是又在周月之前。三百七十餘年。殆商世之曆象也。漢初獨殷曆與顓頊曆並行。故得傳于世耳。若女二起玄枵。實周初之法。故

蔡邕解月令亦謂周公制度圖書編謂以月令爲屬呂不韋者自蔡邕始以爲
陛陳明始公作者自

不韋者自惜爲呂氏所竊取改易中𥡴爲月初之𥡴遂使後漢亦得以假借之要之古法散在人間漢世原有而司天家不致詳也

卷八終